

第四十二回 神武道計窮力竭 鄔必凱數盡身亡

卻說韋勇達令放號炮，那快船兩邊有四十餘支水桿，似蜈蚣腳一般追趕來。早有四隻哨船來睹，齊叫前面是細作，快放箭射死。船中答應曰：「我等乃是中原商船，現有官府印信關防，請老爺過驗。」說罷，俱逃下艙中。片刻間韋勇達已到，即上船來，令押眾水手貨客，共六十一人，跪下叩頭。韋勇達問道：「爾們是哪裡人，載什麼貨，往哪裡發賣，兒名水手，兒名客商？」眾人曰：「我們都是僱傭的本手，只有一名船主，自帶藥材往番國發賣。」韋勇達喚那船主上前。船主年將五旬，跪下訴曰：「小的姓秦名賽寶，自二十年前販貨往各幫發賣，家住北京城內，現有官府印信關防呈驗。」韋勇達曰：「爾既販貨，豈不知番國造反？偏要到此，必有弊端。」秦賽寶曰：「小人得聞番軍被老爺等殺得大敗，故敢前來。」韋勇達曰：「可把關防貨單取來驗看。」秦賽寶即取出呈上。韋勇達見貨單俱是租藥材，值鑷一千二百餘兩。關防是元城侯劉捷的印信鈴記。韋勇達疑問曰：「爾因何不領地方官關防，卻領元城侯的？」秦賽寶曰：「因地方官勒索重費，小人有親戚在元城侯處公幹，故求他的關防。」韋勇達搖頭曰：「爾貨物只值一千餘兩銀子，從此得利息，怎夠足往來船稅及水手工食？明是細作。」令縛下，候元帥發落。軍士動手，一齊縛下，將船帶回，候察元帥定奪。

按此船乃元城侯劉捷所發，因王少甫去後，饒主事回京，並無劉奎璧回京來，心中疑惑。差人往登州暗訪，回報言劉奎璧密禁囚車，王少甫書到，詐稱現在軍中重用。劉捷恨王少甫，明欲與他結冤，有心腹門生指點曰：「王少甫名松華，去了一個松字，豈不是皇甫少華四字？且皇甫敬用戟，他亦是用戟，又生的龍眉鳳眼，必是皇甫敬之子皇甫少華改名投軍。那韋勇達年未二旬，必是前年先鋒衛煥之子衛勇達改姓的。那王少甫去了頭上一個白字，韋勇去了兩旁一個行字。故自上山以來，不茶官軍，召兵屯糧，唯救皇甫敬妻女。今將帥俱是國丈仇人，日後得勝回朝，國丈必遭其害。」劉捷方才省悟，痛恨入骨。因王少甫屢次奏捷，只怕番邦降順，皇甫敬父子回朝，定然報仇，反為不美，特寫密書與鄔必凱，言伊自己見元朝成宗年輕閹弱，奸臣當權，天命當歸於貴國，故欲獻降願天。又言元帥王少甫乃皇甫敬之子，韋勇達乃衛煥之子，可把皇甫敬、衛振宗縛在船頭，置於油鏈之上，王少甫等念及父子之情，定必歸降，如不肯降，可把皇甫敬押縛王少甫等面前，各割幾刀，王少甫必定腸斷或是氣死。定然無心料理軍情，那時一鼓可滅，伊自己就薦一個心腹門生為帥來征，那時詐敗，引爾等人馬上山，直到京城，我即開城接應，殺了昏君，奪了天位！我非圖富貴，實是應天滅人等情，寫得詳細。即租一隻大船，假作洋貨船，備下千餘兩銀的藥料，尋這久年洋商秦賽寶，囑其帶密書，往登州海面。若遇番國哨船，將書交付鄔必凱收拆，爾綁回京，所有藥材，盡行賞爾；又發一印信關防，以便盤驗官另僱水手撐船。秦賽寶不知是反書，貪其利息前來，不料番軍已敗入獅子口，故乘夜欲來尋交番軍哨船，不意竟被韋勇達所擒。

到天明，王元帥升帳，韋勇達上前稟明前事，元帥令押秦賽寶並眾水手跪下。士元帥細問秦賽寶，賽寶照昨夜口供訴明；王元帥疑心，令武士將人身上細搜，並無夾帶禁物；又令熊浩、赤英南帶兵過船搜檢，有甚禁物，速取前來。二將領軍下船細加搜檢，並無別物，即回繳令。王元帥喝令曰：「爾只有一千餘兩銀粗貨，怎肯獨租一船，船稅水手工食怎麼出息？況值兩軍爭戰之際，爾偏來賣貨奔險，必是細作無疑；且又不領地方官文札，卻帶元城侯關防，事事可疑。據實招來，免受刑罪！」四顧軍士，帶上各件刑具。軍士呼喝，秦賽寶大驚曰：「小人並無弊塞，招什麼事？」王元帥罵曰：「不用大刑，怎肯招認，左右速把這斯拿上夾棍？」軍士答應，就將秦賽寶一腿放在夾棍上用刑，索取不上五六分，秦賽寶昏去。執刑軍士用冷水噴面，漸漸甦醒，痛入肺腑，大叫：「元帥鬆刑，小的願招！」士元帥即令鬆刑。秦賽寶就說出劉國丈著其帶書信到番邦交鄔必凱，道：「小人貪他這一千餘兩銀的藥材，只此便是真情。」士元帥大喜，問曰：「密書何在？」秦賽寶曰：「現在船中，待小人來取。」王元帥著赤英南押他下船取書。赤英南領軍士掇秦賽寶下船，揭開艙板；旁邊有一扁木盒，釘在船邊；將盒取起，送到王元帥處。元帥當面開盒，取出那封密書，書面寫元城侯劉書呈與鄔元

帥親後，上用元城侯印鈴封固。拆書觀看，果真是指點鄔必凱，將父親縛在船頭處治，並差心腹將官來征，那時詐敗，引獻京城等語。心中暗驚，此書若付鄔必凱，必凱依計行事，叫我如何行軍仇即把書交與熊浩、韋勇達看過，一齊搖頭吐舌曰：「奸臣真是奸詭，察破機關，寫書通番，若非天遣被獲，為禍不小。」元帥笑曰：「新君仁慈，老賊縱有過犯，亦必赦免不究。今此書一上，便是反叛的實據，不怕他不滅亡。」令將書付與秦賽寶看過，驚得目瞪口呆。王元帥曰：「爾敢替奸臣傳遞反書，亦是反黨。」秦賽寶連連叩頭曰：「他騙小的說是貨物書信，小的故替他投遞，怎知是反書？望元帥恩赦殘命，公侯萬代。」王元帥曰：「爾要性命不難，爾今暫且住此，本帥照顧日食，俟日後班師，爾可在駕前咬定劉捷差爾投遞反書，我便有賞。」秦賽寶曰：「他要陷我死罪，小人若得面君，我必指實對證，以雪此恨。」王元帥下令，將秦賽寶並水手仍禁在此船艙，日食照顧；反書元帥收藏，記上韋勇達功勞，重賞韋勇達並哨船官兵水手，眾軍大喜。

王元帥令戰船到水口迫戰，辱罵不堪。妖道心中忿恨，來見鄔必凱曰：「俺想元軍盡靠王少甫一人，若王少甫一死，官兵無主，必定逃走，我等就可攻打登州，無人敢敵。今夜駕雲，用個隱身法潛入敵營，躲在暗處，挨王少甫酣睡，一刀刺死，便可轉敗為勝。」鄔必凱曰：「軍師今夜作速行事，備酒先與軍師慶功。」二人飲至上燈後，道人辭別回船，換上全身黑短衣服帶了雙刀，藏在身上，即便念咒駕雲，來到元帥水寨。更鼓已打初更五點，即用隱身法藏身，墜下雲頭一看，湊巧遇皇甫長華的船上，此時小姐年當十八，生得嬌花映目，身上穿了便衣，手托香腮，坐在燈光之下。妖道一見，精神飄蕩，暗想好造化，遇這絕色佳人，今且躲在暗處，待他安寢，方可上牀與他取樂。縱使喊叫，亦不怕他怎樣。此時妖道已有醉意，色心蕩漾，即便下船，見船中只有兩個小婢，年可十三四歲，水手俱皆安寢。妖道避在船中，閃在牀頭窺看，好不動情。過二會，更鼓打二更三點，小姐令女婢閉上前後艙門，著二婢先上牀睡下。小姐停一會，起身脫去外衣，只穿的上下小衣，把火罩好，雙刀放在牀頭，就放帳幔，上牀睡下。道人十分蘇火，忍耐許久，聽得各船寂靜，更鼓已打三更餘，聽小姐微微鼻息，知必沉睡，尋思先開艙門，急緩可作退步，即向前輕輕將艙門打開，只容一人可出，心思趁他沉睡，或可偷奸到手，亦未可定。即把桌上火罩揭起，移步到牀前，伸手來揭帳幔，誰知皇甫長華乃玉女下凡，日後有正宮皇后之賀。暗中有神聖保護。是日乃溫元帥值日保駕，見妖道存心不善，即魂出聖象，舉鞭打來。道人吃驚，將身閃過，即在身上拔出雙刀架架。定睛一看，那神將青面長鬚，金盔金甲，自思縱使此女有法術，現在元帥

連聲吶亮，皇甫長華夢中驚醒，忙坐起身來，掛上帳幔，牀頭取出雙刀，上下手捧著，雖然火光明亮，但聞鞭刀之聲，不見人形，知必刺客。即高聲喊叫，那二婢醒來，亦吶喊曰：「有賊！」船上梢公水手一齊高喊捉賊。道人恐逃走不及，閃出艙門，騰在空中觀望；各船鬧動，及至黎明，方駕雲回去。

且說皇甫長華聽得安靜無聲，方才披衣起牀，只見艙門開著，心甚疑惑。不一時，已是天明，王元帥升帳，眾將參見。王元帥查問昨夜何船喊娥，長華細說艙門大開，牀上有刀劍之聲，帳又揭開等情，因此喊娥，未知何故？五元帥曰：「此是妖道計窮力盡，前來行刺，天上譴責，特遣天神敵住，使其不能傷你。」眾將大驚曰：「妖道邪術利售，倘夜夜前來行刺，如何是好？」王元帥道：「不妨，妖道陰行謀刺，已犯上天好生之德，不久即敗。爾等即加意提防，倘再相逢，本帥必用法寶擒住。」眾將口雖稱是，心甚忧虑，只得各著部下防備，不表。

且說神武道人但船，來見元帥，鄔必凱見禮坐下，問曰：「軍師行刺如何？」道人不好實說，糊塗答應曰：「三更後下船，不料撞著軍士發喊，各船一餉喧鬧，因此空手回來。」鄔必凱不悅曰：「軍師計策不成，反被敵人恥笑，只得說些閒話，辭別回船。」鄔必凱沉思，軍師法術俱破，兵微將寡，即戰亦敗，意欲班師，又恐狼主責罪，悶坐無聊，年後重加憂慮，即令備酒前來散悶。停一會，左右進上酒席；家將優侍叢鄔必凱越想越悶，一湖不止，兩瓶不休，直飲至初更大醉，家將扶上牀中，昏沉睡下。夢中暗想一向不知元兵勢力如何？欲出海外觀看，一時元神出竅，現出赤蛟，長有三丈餘；頭如車輪豐般，翻滾逐浪，奔出海面，所到之處，風浪大作。此時尚未五更、元軍未睡，只尼各船俱皆顛覆，王元帥坐船亦是顛翻不安。探子報曰：「遠處海浪波湧；向我營前來，莫非又是妖道作怪？」五元帥曰：「這個卻未可知。」速令眾將把大船駛出海面屯紮，好作準備。令下，各大船齊出海面；火把燈球，照耀如同白日，波浪從海口湧來，王元帥曰：「此必妖道作法，波浪故從那裡衝來。」忙取出破浪鏡來一照，誰知此鏡只降伏得尋常風浪並妖道作弄的風浪，今乃蛟龍作孽的風浪，怎能平復得來？那赤蛟赴水近前，風浪更大，船越顛翻，王元帥無法可治。早有眼明的官軍看見吶喊曰：「怪不得風浪如此利害，原來有一條赤蛟在海面興波鼓浪，倘近前來，只怕連船亦傷翻了。」眾將俱皆看見，一齊叫曰：「海面起蛟。」王元帥卻亦見了，忙令官軍發箭齊射，誰細赤蛟皮勝犀牛皮度堅硬，不能穿入，只管衝上前來。內有熊浩尋思師父贈我斬蛟劍，莫非要斬這逆畜麼？即大喝曰：「且莫放箭，待俺祭起斬蛟劍斬他。」說罷，即祭起斬蛟劍，那劍砍下，正砍斷赤蛟的咽喉，鮮血直冒。寶劍飛起半空，只見赤蛟在水面跳了幾跳，肚腹向天，死於水面，波浪俱息。熊浩大喜，收回寶劍，眾將齊贊曰：「若非熊先鋒的寶劍，此蛟焉能致死？」熊浩曰：「此蛟如此長大，頭上必有明珠。」遂令小船搖向前去，把赤蛟翻轉身軀，見額前果有天珠，足有大拇指大，光彩耀目，即令將珠割下，身屍隨水流去。各船回寨，王元帥記上熊浩功勞。熊浩把寶珠獻與王元帥，元帥曰：「此乃恩兄功勞；此珠應該恩兄所得，與本帥何干。」熊浩拜謝收下。

且說鄔必凱睡在牀上，忽大叫一聲，跌下牀來。家將急入船內一看，還疑是酒醉跌下；及至牀前來扶，方見鮮血滴湧，咽喉已斷。二家將大驚，忙出報番將曰：「元帥不知何故身亡。」番將大驚失色，入內果見元帥身亡，忙扶上牀。有二名識事家將曰：「不可漏泄，當密報軍師。」即令一家將下船，忙到軍師船上，崇說備細。神武道人嚇得魂飛魄散，急下小船，趕上帥船，眾番將接上來，先看屍首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